

我已经是耄耋之年了，步履蹒跚，有时走路稍微远一点，例如到小区对面的早市逛一刻钟，腿脚就跌跌撞撞，一些年轻的路人，常用怜悯和同情的目光看我。以前我不承认自己老，七十岁时还跟年轻小伙子较劲儿，打乒乓球不服输，走路不肯被照顾，坐车爬楼梯不愿意别人扶一把，自己同自己嘀咕：我也没有七老八十。

现在一切都改变了，不仅身子骨日渐退缩，还爱计较，好挑眼，记性也一天不如一天。虽然忘记了许多陈年旧事，却记牢并不动地摆出祖宗传下来的老礼儿，找年轻人的毛病。儿孙们对我说话，我总希望他们带着愉快的心情，欣赏一位走过无数艰难困境的老人，赞扬几句我一生的清白，我的一撇一捺的人字终于功德圆满。

请你们相信，我虽然老了，思维迟钝，可是在我最后保留下来的记忆里，全部是你们生命中的美好片断。当我在平静中品味往日的苦辣酸甜时，总希望儿孙们轻轻地放慢走近我的脚步，让我这两只做过青光眼手术的眼睛认得出走过来的是谁，让我还能保留一点“耳不聋眼不花”的自豪感。

我对孩子们说：如果哪一天，你们突然发现，我神情木讷，目光呆滞，语无伦次，脚步迟钝，沉重得像拖着一个铅块，甚至迈步时一溜歪斜……你们心里明白就行了——父亲真的已经很老了，该坐轮椅就让他坐轮椅吧！但是请你们悄悄地去，千万不要说出口来。

我有时颠三倒四不断地重复叙述一件往事，甚至昨天刚刚讲过，今天却又当作新鲜事儿讲。请你们耐烦一点，别打断我的回忆，装作很高兴听我讲的样子。你们小的时候，睡觉前总要我讲狼外婆和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。我必须像大臣在皇帝面前一样遵命，讲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听见你们轻微的鼾声。

我有时说些早年的老话，东一句西一句，你们可能听不太明白。有时说些眼前的事情，又总是丢三落四，甚至说了上句就想不起下句了，有时上句和下句根本不挨边。你们别挑我，也不用接我的话茬儿，做个想听下去的样子就行了。其实我也不是有很多话想要跟你们说，就是想跟你们一起多坐一会儿，翻些陈谷子烂芝麻留住你们，不喜欢你们坐一会儿就抬屁股想走。有时打电话也是，没说几句话就说：“爸，没别的事了吧，我撂了……”

你们带我外出时，拉着我的手，身子贴近一点。我不常出门，看这城市处处都有变化，难免要东张西望。你们慢点走，别把我丢了。对了，我爱吃糖葫芦，不论什么时候出去，别忘了给我买一串。电视上演过一个小片儿，儿子回家叫门他不给开，老父亲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了。有一次在饭店吃饭，一盘饺子眼看要吃光了，老父亲一点也没有顾虑地抓起最后两个饺子装进兜里。边装着边说：“这是我儿子最爱吃的……”我第一次看时笑了，第二次看时哭了。我儿子也爱吃饺子。我害怕我自己也会有那么一天……

如果过了这个最佳时机，后果难料。

救命的骨髓从哪来？一个是直系亲属，一个是骨髓库。首选兄弟姐妹，曹磊没有，父母早已超过了50岁的上限，儿子还小，只有8岁，而且体重也没有达到与他成比例的90斤，只能等待骨髓库里去配型。

化疗三个月的时候来了消息，找到了八九个初步配型合适的，可是几天过后，进一步的验证都失败了，骨髓库里没有跟他配得上的骨髓。曹磊的心跟着传来的消息忽上忽下，他的命现在在老天爷手里，他只有旁边看的份儿。配型失败，他的心凉了，嘴上没说什么，但是心里已经放弃，无路可走了。

第三个月化疗结束回家，妻子说：要不，用孩子的吧。曹磊想都没想，说：不。妻子哭了，说：要不先让孩子去化验一下试试？曹磊不是没想过，可是这个念头在脑子里刚冒出一个尖儿的时候他就赶紧按回去了，去想这种可能性曹磊觉得都是愧疚，怎么可能让好端端的儿子为自己去动刀挨针呢？绝不可能。

躺在病床上，曹磊翻来覆去地想为什么妻子会提出来这个选择。如果说还有哪个人比他还疼儿子，也就是她了。他曾经闪过用儿子骨髓的念头，但是他想到妻子也许会不同意，她也许会说他自私。他是个男人，是个父亲，是来保护他们的，他不会因为自己贪生，让他们去疼。只是，他想知道：为什么妻子会提出

来呢？

妻子像个小老太婆一样在他耳边没完没了地唠叨，让孩子去试试。这让他心烦，更让他心安，因为这个女人竟然舍得儿子去救他。作为男人，身体糟到这个地步，只有家能在他心里没边没沿的绝望无奈中让他落个脚。他问她为什么，她看着他，眼泪哗哗往下掉：“因为你在，咱们才叫家。”

他同意了。

医生告诉张琳的，比告诉曹磊的，要直接。医生说，他的病就是看能不能配到骨髓，半年以内配不到，怕是活不过几个月。

等待骨髓库消息的三个月，张琳经常睡不着觉，她虽然抱着无限希望，但心里是现实的，总觉得希望不大。果然也就是这样。她马上想到了儿子，没别的办法了，孩子是唯一的选择。

张琳，平时看起来没主意的一个女人，在一切都乱了套的关键当口，清晰冷静，有条不紊地在混乱中安排着没了方向的生活。

她心里知道糟糕的现状，但是要骗丈夫，告诉他情况没那么坏，只要有信心，没准就能好。她告诉他骨髓库已经找到八九个配型备选，而实际情况是只有两个。我问她：“这八九个跟两个有什么区别，为什么瞒着他？”张琳说：“我要让他有希望，八九个就说明他配型成功的希望大，他就有信心往下走。”

我就干脆放声大哭了。

其实，从一开始怀疑有癌症，做检查，到开刀、证实、化疗，我从不觉得伤心（轮到我了）或不平（抽到了），更没掉过眼泪。倒是许多亲朋好友，尤其是共事相处多年的护士、助理们一听到我患上了癌症，眼眶立刻红起来，眼泪夺眶而出，害得我也跟着流泪。原来人的情绪反应是隐藏不住的，真心关怀的电波是超光速的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，所以那几天我在医院走来走去时，常常是别人一关心，我就热泪盈眶。

手术当天早上7点，好心的同事夫妇赶来陪着躺在推床上的我，轮子快速地滑过每天走过的长廊，进出电梯、进入手术室。我一路管不住泪水扑簌簌地流下，一面又忙着向伉俪解释，我实在是太感动了，不是害怕，更不是伤心。

鼓励，还是很管用

生病并不是件出丑的事，不用隐瞒，恐怕也隐瞒不了。我生病的消息传得很快，在路上、在医院的走廊上、在病榻前，许多同事、朋友都特地来告诉

我，说他们的妈妈、太太、姐姐、妹妹、好友，甚至他们自己也曾患同样的癌症，经过治疗后已经康复多年了，还挺好的呢！我明明知道也有好友因同样的癌症去世，但听到这种鼓励的话还是很受用。更有人现身说法，提到手术后及化疗中的注意事项，去哪里买漂亮又舒服（但很贵）的假发、头巾、定做胸罩等。

由于手术前一星期的心理建设，包括领导对我工作的悉心安排让我无后顾之忧，因此不显得匆忙，甚至术前的shopping竟有当年《木兰诗》的“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，不闻机杼声……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鞞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……”的雀跃心情。

超过30年的行医生涯，到今天才知道当初学医其实最受益的是自己。

除了手术地感恩、积极地治疗及随缘地接受预后的任何可能外，还能做什么呢？想到10月忠诚路上的栾树是否还有残红，就立刻戴上口罩散步去看看吧！

沈水连载

把磨难转换成爱 1

21

董倩一著

明日看点：把磨难转换成爱 2

所谓的好日子应该就是这样吧：夫妻两个人感情好，都有一份收入不多却稳定的工作，生活不能说宽裕，但是也不紧巴，孩子健康可爱调皮，每年全家出去旅行一次。平淡普通的生活一眼可以望到老远，能看见孩子一天天长大直到离开家，夫妻俩慢慢老了守在一起。这样的生活让曹磊特别满足而且有无穷的动力，为了孩子为了家，让他做什么都愿意。

可是突然，水龙头拧上了，细水长流的日子戛然而止。35岁的曹磊被确诊患上了急性白血病，这个强壮的男人一下就被击倒在地，筋骨气血仿佛一夜之间都被抽走。医生说病很凶险，四个月的化疗疗程结束后应该马上进行骨髓移植，



关怀让我热泪盈眶 爱上慢慢变老的自己

4

刘秀枝一著

明日看点：虚惊一场的省思



开刀前，有位消息灵通的病患家属送来一盆花，看到上面祝福的字条，让我心中的感动难以抑制，泪珠一发不可收拾。这时我办公室的门被推开，一位刚听到消息的同事想来鼓励一番，一眼见到我正对花垂泪，大概以为我很伤心，立刻把我拥抱（我发誓，这是我们共事20多年，第一次拥抱）安慰一番，

责编：祝乔 编辑：张萍 美编：赵凡
2017年11月15日 星期三

SHENYANG EVENING NEWS

沈阳晚报